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三八一回 賢臣恤寡節婦請旌 總鎮知風強徒遁跡

話說吳氏一頭向庭柱上撞去，施公一見知道不好；卻好吳氏的父母站在一旁，趕著搶上一步，將吳氏抱住，幸而未曾撞著。施公見有人將吳氏救下，心中好不贊歎，因問道：「爾是何人？」吳有德答道：「楊吳氏之父。」施公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吳有德道：「小人名喚有德。」施公道：「爾居然有一個節烈的女兒，可羨！可羨！本部堂就將你女兒交付與你，聽候本部堂發落。」吳有德才趕緊跪下，磕頭道謝畢，又站立一旁——去防女兒再要自盡。只見施公向吳氏說道：「爾之節烈，本部堂已知道。現在爾之冤枉，也算判明，何必再尋自盡？原知婦人以殉節為重，但是你現有身孕，爾夫又無兄弟，可以接嗣大宗。難得爾尚有遺腹，將來生產下來，也可傳宗接代。況且爾平時又克盡婦道，侍奉翁姑，亦極孝順。爾若此時但以殉夫心重，將來爾之翁姑，又有何人侍奉呢？爾須明白這個道理，只要善事翁姑，即是爾夫雖死，也要感激你代他克盡孝道。本部堂再代你請旨旌表，日後果係生下男孩，還可令他讀書，功名上進。爾有這許多大事，許多好處，在你一人身上，何必定要殉節呢？須遵本部堂的好話，不可再存妄想。」吳氏立在一旁，聽了這許多勸慰的話，也是感激不已。只得謝道：「蒙大人恩典，小婦人焉敢不遵！夫死婦亡，理所應得。既承大人諄囑，小婦人當謹遵思命。以後自當格外善事翁姑，代亡夫克盡子職便了。」施公聞言，更加贊歎，因又向楊士興道：「你媳婦節烈可嘉，爾等當謹善視。不得因她係無夫之婦，又感於世俗之談，說她『命不好』，了，將你子妨死等語。須知你媳婦如此孝順，如此節烈，在那世家之中，也就難得。而況出在爾等鄉村之中？」

本部堂尚且敬重爾媳，爾等尚敢故違，有什麼閒言閒語，本部堂一經訪出，即提從重嚴辦。」楊士興道：「小人斷不敢待媳婦不好，而況媳婦是我楊氏門中第一個賢孝節烈的人。小人等若薄待了媳婦，也對不起小人的兒子。當謹遵大人恩命。」王氏也說道：「小婦人當作兒子一樣看待，能於日後生個遺腹孫子下來，那就更感大人的大恩了。」施公見楊士興夫婦如此，心下□喜悅。因又將楊懷仁喊到面前，向楊懷仁喝道：「你現在可相信你姪孫非你姪孫媳謀害死的麼？」楊懷仁道：「小的此時相信了。」施公道：「若非本部堂給你姪孫媳判明，吳氏的一條命，豈不被你冤誣而死？本部堂本來要辦你一個誣告的罪名，姑念你尚無別項情事，從寬發落；著重責二□板，以懲將來好事生非。」楊懷仁聽說，更加嚇得膽戰心驚，哀求道：「小的知罪，惟求大人格外寬恩，以後再也不敢如此。」施公還是喝令要打。此時吳有德復跪下求道：「楊懷仁雖然誣告小人的女兒謀害，但彼時小人也敢不信。現在既蒙大人判明，好在女兒並未謀害，還求大人格外寬恩。楊懷仁以後當不敢再如此藉端生事了。」施公見吳有德也代他苦苦哀求，方轉彎說道：「姑看你代他哀求，著令當堂具下切結，以後斷不藉端生事，始准從寬釋放。」楊懷仁在旁跪道：「小人具切結，以後再也不敢如此。」施公答應，當下楊懷仁具了切結。施公令：楊士興等退下，即日回家，好生寬待吳氏。施公也就退堂。阜寧縣跟隨進去。施公道：「可了結此案，你可回去。」次日即稟辭回署。這裡施公也就代吳氏請旌表。吳氏懷胎□月，居然生了一個遺腹兒子，後來撫養成人，還進了一個阜寧縣學的生員，這也算吳氏能盡節孝的報應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回頭再說黃天霸同著褚標、朱光祖三人，前往連環套，探聽盜御馬的消息。一路上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已走了半個多月，卻不曾打聽出來。這日走到一個所在，忽見前面有鎮市。

天霸便向褚標道：「褚老叔！咱們到前面那座鎮市上歇一會兒，再向前進罷！」褚標道：「便是咱也有此意，咱們可趕到那裡去歇罷！」說著，三人走了一會，已到了前面的鎮市。天霸就在這鎮上街口，尋了一座大酒樓。只見牌上寫「集賢居」三字。

天霸與褚標、朱光祖等三人，進得店堂，上了樓，在窗口一張桌上坐下。當有小二上來問道：「你老還是飲茶？還是飲酒！」

天霸道：「先泡兩壺茶來解解渴，然後再打酒來。」小二答應下去。一刻工夫，送上兩壺茶來，又打了三盆面水，在各人面前放下。褚標等洗淨了面，然後坐下來喝茶。小二站立一旁伺候。

褚標便問道：「這鎮市喚什麼名字？哪一縣所管？」店小二道：「這鎮市叫桃花鎮，係濟寧州所管。」褚標道：「原來這就是桃花鎮。人說濟寧州有座桃花鎮極其繁華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卻是一個好地方。」因向窗外觀看街上的人景，只見往來雜眾，車馬喧闐，實在是箇衝衢要道的景象。看了一會，小二又向天霸問道：「你老還是拿酒？還是再等一回兒？」天霸道：「你這店裡有什麼好酒？」小二道：「原泡高粱是頂好的。」天霸道：「你就給咱打二斤。」小二道：「你老用什麼菜？」朱光祖道：「你可將你店內頂好的菜，隨便取兩樣來下酒。」小二答應下樓。一會兒拿了兩壺酒，四碟菜，擺在桌上。無非是雞、魚、牛肉、蛋之類，這也不必細表。三人便飲起酒來。正在吃得高興，忽聽一片吵鬧之聲；接著乒乒乒一陣亂響，好似摔了許多碗碟。黃天霸首先向樓外一看，只見對街一座酒樓上擁著許多人，在那裡吵鬧相打。

黃天霸看了一看，但見內中有一人，身體魁梧，相貌不俗，身穿一件白緞繡花直裰，頭戴一頂英雄巾，腳踏一雙薄底快靴，是個武生打扮，接著一人在那裡廝打，口中嚷道：「咱將你這囚攔的打死，方知道爺爺的手段！難道我是過路人，就應該被欺負麼？」說著，又是幾拳頭打下去。只聽底下那人哀求說道：「小人有眼不識泰山，還求爺爺饒恕！再打可是要死了。」

黃天霸正不知所為。忽見店小二在旁說道：「這人也真奇怪，自從上月到了這裡，已有二□餘天。每在酒館內專門與我等作對，稍不遂意，便即相打。聽說住在桃花庵，又不知他來此何事？但有一層，只要將他伺候好了，可真是銀錢毫不吝惜，三兩五兩，□兩八兩，只管亂使。」朱光祖在旁聽說，便望天霸使個眼色。天霸會意。褚標此時也看出來了，於是三人不追問。

畢竟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